



繆思風采

## 讀《左傳·秦晉殽之戰》有感七絕

● 張垣鐸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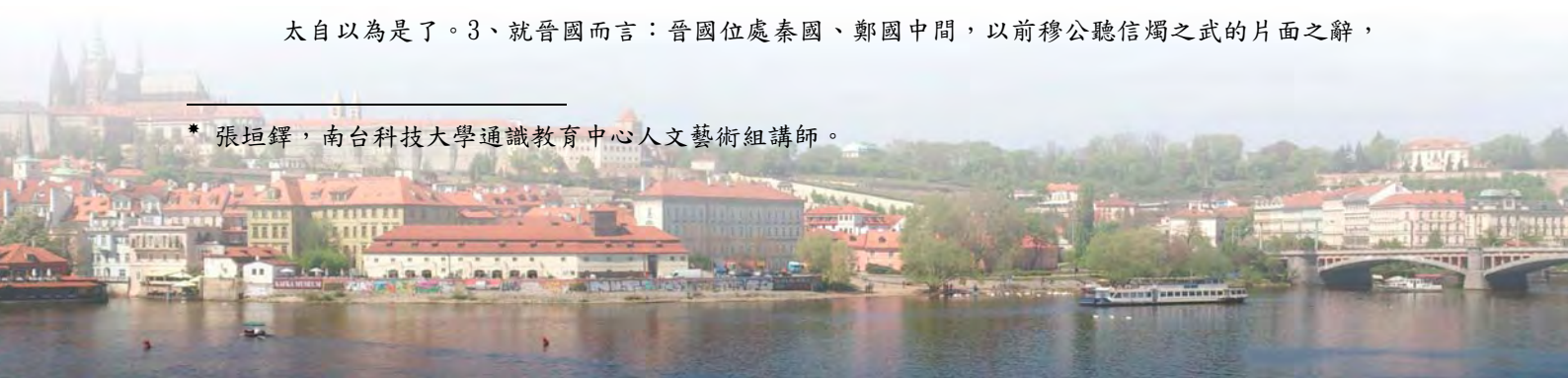
勞師襲遠費猜疑，  
千里行軍誰不知？  
遠主鄭君早備戰，  
可憐秦伯自狂癡。①

註①：

中國春秋時代，魯僖公 30 年〔西元前 630 年〕9 月甲午，晉文公與秦穆公率領軍隊，包圍鄭國，鄭國瀕臨滅亡的危機。幸賴外交幹才老臣燭之武，謁見秦穆公，剖析三國間的利害關係，並以 1、「亡鄭陪鄰」，2、「舍鄭益秦」，3、「晉背秦德」，4、「闕秦利晉」四點理由說服秦穆公，讓秦穆公知道，自己只不過是晉文公利用來擴展土地，壯大勢力的魁儡；進而同意撤走軍隊，與鄭國簽訂盟約，並且留下三位大夫杞子、逢孫、楊孫，協防鄭國。晉文公失去秦穆公的支持，又擔心引爆國際輿論的譴責，也只得把軍隊撤回。鄭國終於轉危為安。

後來，留在鄭國的秦大夫杞子，取得鄭國國君的信任，掌管鄭國首都新鄭城北門進出的鎖鑰。他心懷不軌，透過管道，建議秦穆公，秘密派遣軍隊前來偷襲鄭國，必能獨自佔領鄭國。秦穆公接到情報後，心動不已，卻又故作矜持，慎重其事地向足智多謀的老臣蹇叔徵詢意見。想不到蹇叔堅決反對，當頭棒喝，認為 1、就秦國而言：勞動軍隊，偷襲遠方的鄭國，恐怕會落得精疲力盡，一無所獲，紀律蕩然的下場，只有百害而沒有任何利益。2、就鄭國而言：秦國自以為秘密的偷襲行動，鄭國國君遲早會知道，並且作好備戰的措施；杞子未免想得太簡單，也太自以為是了。3、就晉國而言：晉國位處秦國、鄭國中間，以前穆公聽信燭之武的片面之辭，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

毀約背信，已經得罪晉國了。晉文公深謀遠慮，高瞻遠矚，絕對不容許秦國偷襲鄭國，獨自佔領鄭國的詭計得逞，從而威脅到晉國的安全與霸業。因此必會在我們秦軍路過的險要的穀山，埋伏重兵，痛擊我們秦軍。到時候，我們恐怕將插翅難飛，全軍覆沒了。

蹇叔這番精闢的言論，秦穆公不但聽不進去，反而以實際的行動，表示他對蹇叔的不滿。秦穆公命令孟明、西乞、白乙三位大夫率領軍隊，從首都東門出發，準備偷襲鄭國。蹇叔聽到消息，在軍隊面前痛哭失聲：「孟明先生，我看到軍隊出發，可是再也看不到他們平安回來了。」秦穆公痛恨蹇叔嚴重打擊傷害挫敗軍心士氣，又礙於「刑不及上大夫」的體制，於是狠狠地派人詈罵詛咒蹇叔老悖無知，出語不祥。經過秦穆公和蹇叔這番唇槍舌劍，劍拔弩張的爭議，秦國軍隊士氣軍心的低落，也就顯然可見了。

秦穆公的野心貪婪，讓他聽不進蹇叔的勸阻與反對；他執迷不悟、一意孤行，終於在穀山遭到晉國軍隊的痛擊，全軍覆沒。幸賴晉文公夫人文嬴的智謀詭計，瞞騙晉襄公，讓孟明、西乞、白乙三位大夫逃過死劫，得以倖免。秦穆公一身素服，面對敗戰歸來的孟明、西乞、白乙三位大夫，痛哭失聲，悔不當初，引咎自責。對比他接到杞子的情報後，那種心動不已，利益薰心、利令智昏、不顧蹇叔反對、不聽蹇叔勸阻、執迷不悟、一意孤行的貪婪野心以及醜陋黑暗的嘴臉，真是天大的諷刺啊！

### 《左傳·秦晉穀之戰》文本如下：

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，晉侯、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泛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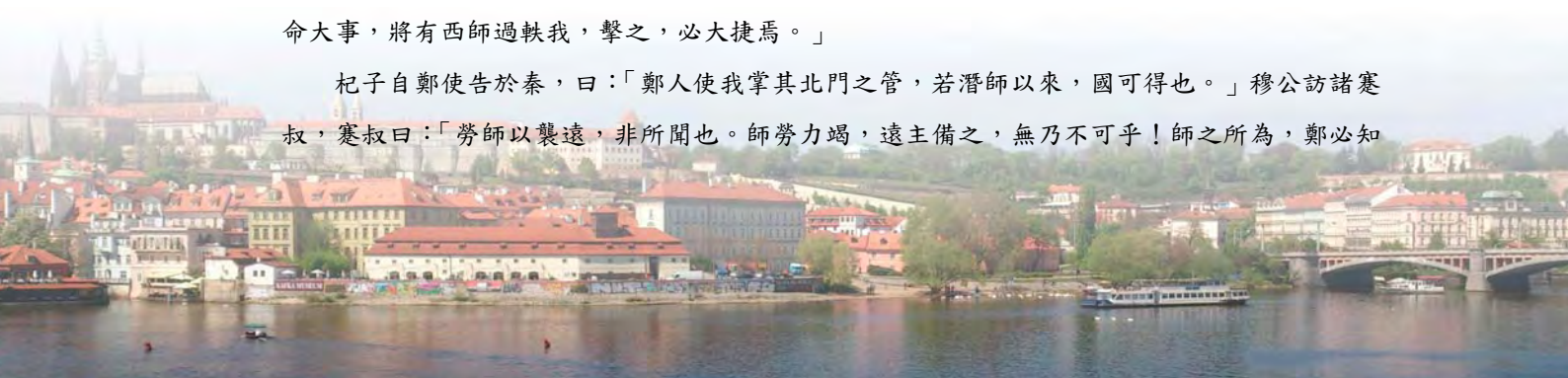
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「國危矣！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」公從之。辭曰：「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。今老矣，無能為也已。」公曰：「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」許之，夜縋而出。

見秦伯曰：「秦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。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為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為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，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，不闕秦，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。」秦伯說，與鄭人盟。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

子犯請擊之，公曰：「不可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與，不知；以亂易整，不武。吾其還也。」亦去之。

三十二年冬，晉文公卒，庚辰，將殯於曲沃，出絳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「君命大事，將有西師過軼我，擊之，必大捷焉。」

杞子自鄭使告於秦，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」穆公訪諸蹇叔，蹇叔曰：「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！師之所為，鄭必知





之。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」公辭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「孟子，吾見師之出，而不見其入也。」公使謂之曰：「爾何知？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」

蹇叔之子與師，哭而送之，曰：「晉人禦師必於殽。殽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。」秦師遂東。

三十三年春，秦師過周北門，左右免胄而下，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孫滿尚幼，觀之，言於王曰：「秦師輕而無禮，必敗。輕則寡謀，無禮則脫；入險而脫，又不能謀。能無敗乎？」

及滑，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，遇之。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，曰：「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，敢犒從者。不腆敝邑，為從者之淹，居則具一日之積，行則備一夕之衛。」且使遽告於鄭。

鄭穆公使視客館，則束載、厲兵、秣馬矣。使皇武子辭焉，曰：「吾子淹久於敝邑，唯是脯資餼牽竭矣。為吾子之將行也，鄭之有原圃，猶秦之有具囿也。吾子取其麋鹿，以閒敝邑，若何？」杞子奔齊，逢孫、楊孫奔宋。孟明曰：「鄭有備矣，不可冀也。攻之不克，圍之不繼，吾其還也。」滅滑而還。

晉原軫曰：「秦違蹇叔，而以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，敵不可縱；縱敵患生，違天不祥。必伐秦師。」欒枝曰：「未報秦施而伐其師，其為死君乎？」先軫曰：「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，秦則無禮，何施之為？吾聞之，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也。謀及子孫，可謂死君乎？」遂發命，遽興姜戎。子墨衰經，梁弘御戎，萊駒為右。夏四月辛巳，敗秦師於殽，獲百里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以歸，遂墨以葬文公。晉於是始墨。

文嬴請三帥，曰：「彼實構吾二君，寡君若得而食之，不厭，君何辱討焉！使歸就戮於秦，以逞寡君之志，若何？」公許之，先軫朝，問秦囚。公曰：「夫人請之，吾捨之矣。」先軫怒曰：「武夫力而拘諸原，婦人暫而免諸國；墮軍實而長寇仇，亡無日矣。」不顧而唾。公使陽處父追之，及諸河，則在舟中矣。釋左驂，以公命贈孟明。孟明稽首曰：「君之惠，不以累臣釁鼓，使歸就戮於秦，寡君之以為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惠而免之，三年將拜君賜。」

秦伯素服郊次，鄉師而哭曰：「孤違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。」不替孟明。「孤之過也。大夫何罪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」

